

# 《汪周永书画作品集》序言

胡郁

自著  
代序

5月的一天,我因事到汪周永主席家,他告诉我,准备编印一本《汪周永书画作品集》,并郑重地邀我写一篇序言,让我深感珍爱之余又似觉文化疏浅了。

我与汪主席同一个属相,他大我一属,攀为尊兄。又同是徽州的老乡,他来自绩溪,我出自休宁,皆徽文化核心区。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徽派建筑、徽派菜肴、徽派戏剧、徽州理学、徽商等等,都不是小文可以尽述的。徽州人的善良、朴实、勤奋与坚韧的品格,宛若涓涓细流润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后人。此时不禁想起了徽州人最崇尚的一副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唯读书可思行远也。再观当今徽州人有从政从军从文从艺从商成功者,喜读书善思考者然。

时光荏苒,回望在宣城工作时的蹉跎岁月,我们每周往返于芜湖宣城,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业余时间几乎是用在看书、伏案写作、习字临帖、画画上。也许是性格使然,喜欢静谧,而不屑那些在觥筹交错里敷衍,嬉笑欢歌中交际。那段时光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咀嚼和回味的,是人到中年难得的最佳创作期。

尊兄还是我的老领导,当年我在文联从事书画创作和书法家协会工作时,尊兄是地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后又担任地区报社总编,地区电大校长,体改委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在任上就发表了数十篇思想深邃、具前

瞻性、高质量的政论性文章和论文。勤奋努力,踔厉前行,从不懈怠,彰显出徽州后人那种特有的坚韧秉赋。尊兄2008年退休,但在2007年他就加入了省、市的老年书画联谊会,提前一年为退休后的业余生活,临池读帖,泼墨丹青,做出了极为精准的铺垫。2017年我退休后担任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会长,尊兄又是联谊会的顾问,对我多有提携和关照。

尊兄用手机给我发来了部分书画作品图片,共计107幅,其中书法作品50幅、国画作品57幅,想必是经过初步筛选的。拜读到这些作品,让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还在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孜孜不倦地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才情。每逢国家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他都能积极提供作品参展,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仍坚持创作多幅书画作品,捐赠给防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们,为她们加油鼓劲。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老领导心系群众、心系国家的赤诚情怀,实在令我敬佩。

中国的书画艺术是中华智慧文明的象征,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始终与书画艺术形影不离、薪火相传,让无数钟情于书画艺术的人们如醉如痴地一路追随。尊兄与我皆缘于此,苦于此,又乐于此,真正的爱好毕竟是欲罢不能的。50幅书法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临习作品,有4件隶书作品深谙曹全律例,有一部分作品是用王羲之的结体和笔法创作的。看得出来尊兄沉浸于王羲之、张旭、黄庭坚、赵孟頫的行草书已有经年,但倾心觉斯的任情适性的结势风格。信笔挥洒,沉着痛快,笔势连绵,老辣而墨气浓润,极具苍郁雄犷之风。

57幅山水画作品,基本上是以黄山为题材创作的。有四尺的中堂,有条幅,有团扇和斗方,形式多样,颇为难得。其中的几幅山水画给我的印象很深,如《黄山新雨后》《黄山归来不看岳》《岁月之痕》《青山永在,绿水长流》,可能是故乡情结的萦绕,下笔便是故乡的情思。尤其是《黄山新雨后》那幅作品,巍峨的山峰在大片白云中如柱如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把黄山氤氲旖旎的景象用水墨表现得淋漓尽致,见笔见墨,明心见性。由此推想尊兄在十多年的退休生活里,苦苦摸索,临习经典,感悟笔墨而自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大不易,真精神!

对于自然山水的观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觉。欣赏角度不同也会有异样的画面。不同的艺术素养和对传统笔墨的认识也会不一样。黄山风光曾吸引过多少画家,但梅清与浙江不同,石涛与石溪也不同。这并不是黄山有什么变化,而是个人胸中丘壑之不同。正因为如此,笔墨才有高古、俊逸、清奇、浑厚诸风格的体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本来桃李无言,草木无情,在这里是辛弃疾自作多情地和自然山水在对话。苏东坡也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痴情如此。这个情原是天生隐藏在心里的,它是艺术创造的种子,是欲学而难得到的。艺术大师我们徽州人黄宾虹也说:“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月移壁。”迁想妙得也是艺术创作不可忽视的方面,对一物的偶然启示,往往包含了长期的知识积累。所谓厚积而薄发,哪怕是一个偶然错觉,系风捕影也会产生无穷妙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当下我们要直面的。“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平庸无事则心有不甘,到了这个年纪理应是且行且慢了,保护好身体是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作品的关

## “追赶江浙争光江淮”中华章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

宣城市文联 主办 宣城日报社 宣城市作家协会 协办



馥郁的香气,在夜色中散开。蓬蓬松松的花丛,在高大的铁栅栏上探出虚虚实实的花影,月光轻轻地笼着它,像在笼着一个梦。梦里,外婆又拿着她打着补丁的老蓝色布袋,去深山里采摘金银花了。

是的,记忆中的金银花,总是开在荆棘丛生的坡野林间,它的香气也没有这般浓郁;记忆中的金银花也从从来没有如此蓬勃地出现在我的视野,每次看到它,都是蔫蔫地躺在外婆的竹篾簸箕中,被高置在墙头或者码放在柴火的架子上暴晒。一分钱一个水果糖的年代,一角钱一斤的金银花干,是外婆那个时期的经济来源之一。七八月份,金银花盛开了,七十多岁的外婆最高兴的事,就是在

## 月夜

鲍冬莲

晴天的早晨,背上她那打着补丁的老蓝色大布袋,揣几个水煮的马铃薯,急急匆匆地出门,去孤山野凹采摘金银花。运气好的时候,傍晚,外婆会背上满满一布袋金银花回来,顾不上满身汗臭,快速地将它们倒进那只早已洗刷干净的竹篾簸箕里,小心翼翼地用手轻轻地堆拢的金银花散开,均匀地将它们摊在簸箕里,那珍贵的神情,如同面对初生的婴孩。这样的丰收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每逢外婆背着瘪瘪的布袋,早早地下山收工回家,那绝对是被外婆放了鸽子,那接下来的半日时光,外婆的低气压气场将会全开,她的脸阴云密布,看人的眼神尖锐,看谁都是从她手里夺财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她粗糙的褐黄色的手,重重地拽扯着不知道重复利用了多少回的陈竹笠,用撕成细条的粽叶,一边搭缸豆架,一边骂骂咧咧,“老货,看这回把你能的,不等我就吃独食,看我还理你不。”

外婆嘴里的“老货”,是跟她年龄相仿的老姊妹,平日里相互照应,好得像连体婴。嘴里咬牙切齿愤懑外婆的外婆,怎么就不记得她自己单独行动过的劣迹呢。贫困的岁月里,真的是一文钱就能击倒友谊的小船。

父母相继去世时我才十三四岁,七十多岁的外婆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她像张开翅膀的老母鸡,将最年幼的我紧紧地拢在苍老的翼下保护着。失去父母这棵大树的庇护,我更加依恋外婆的温暖。每天放学,我都赖在外婆的小屋里,虽然外婆的小屋只有两间房,一个房间连着一间厨房,简陋陈旧的家具,泛着陈年的垢光,唯一的一张矮矮的四方饭桌承载了众多功能,它不仅是我做作业的书桌,也是外婆摆放和整理各种晒干的山货药

材的簸箕架子。

那一晚,我记得是一个满月的夜晚,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摘和储备,外婆终于决定第二天将晒好的金银花和其他的各种干货拿到街上收购站去卖了。月色清冷,透过旧式的窗棂,打在外婆泛黄的蚊帐上,我睁开蒙眬的睡眼,看到外婆躬着腰在整理混在干金银花里的叶子和碎屑。十五支光的灯泡,光线暗淡昏黄,那个穿着洗得泛白的老蓝布斜襟衣褂的背影如此苍凉孤寂,一双缠裹不成功的小脚一会挪到左边摆弄布袋的锁口,一会挪到右边拿着高粱梢扎成的笤帚轻拢已选出的正品。我静静地看着,一直看到外婆收拾好所有的货物,直起她那早已向倦着的腰身,看着她疲惫的脸庞映到晕染着斑驳月光的蚊帐上,我咬着唇,将悲怆摀进胸腔,假装无语般地闷,你还没睡呀。

外婆最后一次见到金银花,是不是我临产之前的一个月呢。那天八十高龄的外婆按乡俗来给我送催生茶,她拎着满满一瓷缸炖肉,拄着简易的拐杖,步行到我工作的地方。她将我扶到桌边,打开瓷缸,逼着我吃完那满满一瓷缸的炖肉。婆说,么儿,前些年婆的钱总不凑手,你年轻时底子没打好,现在要多吃点,多吃点。看着外婆那快要弯成一张弓的身体,满口的炖肉烫得我舌头在口腔里打着卷。

站在月光中的金银花下,耳边响起婆曾经说的话,“别看这花嫩得像经不住事,可珍贵着,它的身上‘金’‘银’都带齐了。”可不是这样的么,就是这种又嫩又小的金银花,在过去的岁月里,带着外婆带着我度过一段又一段艰难的时光。

## 新诗窗

### 阳产土楼

潘国治

癸卯初秋,驱车徽州。  
歙县阳产,观赏土楼。  
何谓“阳产”,言简意赅。  
徽州方言,“产”乃“坡陡”。

和煦阳光,永照山头。  
翻山越岭,方见土楼。  
楼有四百,山清水秀。  
古老村落,四周陵丘。

避乱丹阳,郑桓公后。  
宋时北迁,依山建楼。  
鼎盛时期,千余人口。  
回眸当初,山民奔走。

取材青石,墙基筑就。  
开山取土,夯筑成“裘”。  
伐木建梁,采竹作椽。  
布局合理,技艺考究。

错落有致,风韵光透。  
水涧小桥,四季水流。  
海拔四百,村美境优。  
天人合一,祥瑞永留。

穿越千载,风采依旧。  
皖南乡村,一枝独秀。  
古歙土楼,全国罕有。  
新安江畔,欢迎五洲。



## 荷韵

潘华业 摄

## 岁月留痕

朱雪芬

近日,有机会去有几分神秘的新疆一探究竟。经过五小时飞机航程到达乌鲁木齐市,一人市区,商场高楼、车水马龙,与其他城市并无明显区别。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晚餐结束走出饭店,已是晚上九点钟,而明晃晃的太阳依旧挂在西边,发出耀耀的光芒,新疆的日落居然比我们整整迟了三个小时,而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以为天还没亮时,拉开宾馆窗帘,阳光刺眼,与天亮时此刻别无二致,不禁猜想,这新疆人一定要比我们更勤劳些,毕竟昼长夜短,老天给他们的劳作时间更长些。

行程中去到当地的维吾尔少数民族集聚地喀赞其民俗街,跟着导游一路坐马车,去到少数民族朋友家中喝奶茶赏歌舞,甚是悠闲。而我总会被一些不起眼的情景所吸引:放学后穿着校服追逐嬉戏的阳光少年,推着车聊着天素颜朝天却模样惊艳的青春少女,这些有着更为立体五官的孩子笑容格外动人。后来,在一家农户门口等待休憩时,我看见街角蹲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腼腆的面庞,羞涩的眼神,试着问他为啥不上学,他用维吾尔腔调的普通话回答我,今天考试放假,才想起来当天是全国统一高考日。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他犹豫了一下,从身后掏出一盒紫色的桑果,能看出孩子很用心,果子是精挑细选的,个个熟透并清洗干净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问他怎么卖的,他讲两块钱一盒,我说这么便宜,他指着路边高高的枝头,讲就在这里自己摘的,怕我不信,他十元向一棵大树跑去,我赶紧制止,并立即掏出身上的十元钱将他的小盒果子买走,他接过钱向我鞠了个躬,蹦蹦跳跳一溜烟跑了。同样是景区孩子在售卖小商品,想起多年前去边远景点游玩时,那些成群衣衫褴褛

## 新疆印象

的孩子涌向游客兜售商品的场景,已不能同日而语,对比下来,我的心情也不由欢快起来,感觉这桑果吃起来格外香甜。

新疆广阔天地赐予人们雪山场地四季美景,而那绵延千里的边疆线,却是成片荒漠人迹罕至,来到兵团军垦博物馆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兵团的拓荒成边奋斗史让我感动震撼,当年,为巩固边防、发展生产,这些一二十岁的热血青年,在茫茫瀚海的戈壁滩中靠手挖肩扛,硬是在不毛之地开了荒,挖了地,种了粮,又通过几代人的坚守和奋斗,将这苦寒边疆之地建成了如今的成片绿洲。艰苦卓绝的奋斗开拓精神让人动容,也正是他们让新疆建设兵团这个特殊的地名称谓永远闪烁。

向边疆行走,导游向我们讲起一千年前两任公主的故事,当年,汉武帝为实现远交近攻的战略,选中江都王之女刘细君,细君公主年仅十五岁便因为和亲远赴万里来到边疆,远嫁给年迈的大王,大王死后,细君公主又被转嫁其孙辈,数年后,郁郁寡欢而亡。大约是为女子的缘故,我顿时为其不幸感到唏嘘,而解忧公主的故事不由又让我郁闷的情绪得以舒缓。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又让楚藩王的孙女刘解忧远嫁和亲,未曾想,这个解忧公主人如其名,最令汉武帝忧虑的“打击匈奴,掌控西域”的战略构想,竟在她的帮助下得以解忧。她嫁给高龄的乌孙王,后又嫁给继任者,获得重视又受到匈奴族的忌恨,为了应对匈奴的威胁,她一面协助大王整军备战,一面获得其他西域国家的支持,最终成功地挡住了入侵的匈奴大军,后又在大汉军的支持下打败匈奴,趁此机会出使西域,在她的努力下,西域诸国都愿臣服汉朝,汉武帝的战

略构想得以实现。最终,解忧公主受到隆重礼遇回汉养老。同一个年代同样的和使命命运,却拥有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故事,不论何种时代面对何种境界,打开格局积极应对总能成就不同的人生。

短短几天时间,无论是游览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是体会边疆的异域风情,都让我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淳朴热情,以及蒸蒸日上又有序安定的社会面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新疆这颗明珠必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不论是自然风光,还是独特的人文风俗,也必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访寻觅不一样的感受。

地辽阔,路遥远,旅行的意义,大概就是去实地感受各种人文景观,体验不同的生活,阅山河观天地,见众生寻自己,这些就是我第一次来新疆的印象。

